

虞初新志

總跋

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聞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於己卯歲，誤墮阮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貫之，猶時時相啾嚙；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憫之；惟哲學「屣提波羅密」，俟之身後而已。於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於鉛槧也。夫窮愁之際，尚欲藉書而釋，況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几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憫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

自叙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餽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令魀奇攪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況天壤間灑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豔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撫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彷彿畢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有；且爲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得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懽，強哭不戚，餽釘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凡例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子史，學士馳情漁獵，多屬世說稗官。雖短詠長歌，允稱游戲，卽填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複。茲集倣虞初之選輯，倣若士之點評，任誕於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庶幾舊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者氏號，俱爲憾事。或屬闕文，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時小吏，衣黃承輻，采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卽齊諧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號。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準，百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溯三代以前，而選文止稱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詎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敍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略。如大鐵椎傳，一見於寧都魏叔子，一見於新安王不庵，二公之文，真如趙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而王略，則登魏而逸王，祇期便於覽觀，非敢意爲軒輊。

賴古堂藏，弄結隣諸選，彙其人之文，專系於姓名之下；蝸寄齋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敍於卷頁之中。固云整整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錯綜無次，庶不涉於拘牽。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分夫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倦息之餘，披緝自能豁目。

序爵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筒爲次。不能虛簡以待，亦難縮地以求。隨到隨評，卽付劄劄之手；投函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匡鄹以來，漸多箋釋。蓋由流連欣賞，隨手腕以加評；抑且闡發揄揚，並胸懷而迸露。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於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贅語於幅餘。或許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歎。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旣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英傑，寓意四懷；外史奇文，寫心一啓。（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懷詩，及徵選外史啓。）生平罕逢祕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輒爲求購。第愧蒐羅未廣，尤慚采輯無多。凡有新篇，速祈惠教，并望乞鄰而與，無妨舉爾所知。

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欲借選沾名，居奇射利。已經入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劄劄之費，不望惠梨棗之資。免致浮沈，早郵珠玉。

海內名家，尙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爲數見之書。幽人素嗜探奇，尤耽考異，此選之外，尙有嗣選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布粟集、壯遊便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繆鑿，幸賜教言！

小引

自古小說家言，如世說稗官，不過是文人學士爲鑽研「經」「傳」「字」「史」的餘興而作，游戲文章，或示曠達，滑稽演義，聊紓情致；爲學者所輕視，爲端士所不屑；在文學上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流傳不絕，無不愛好者，只爲它能滌煩祛倦，開拓心胸而已；一般「文以載道」的信徒，強打精神，漫加鄙嘲；而眼看此等「雕虫小技」的萬目共賞，不經而走，未免動火，難爲這滿腹正經；也學着鏤月雕雲，著作起來；可是定要博個「立言傳信，勸懲褒貶」的金字帘之，便把他「徵信錄」「流水帳」的東西，強作「秉史遷之筆，贊春秋立言」；大好一個文學園地，却已烏烟瘴氣，陰霾四塞！可是浮雲總是浮雲，一旦陽光曦曦，破堅而出行，見萬首躡仰，歡震山嶽。不見嗎？近年來新文化運動陣容裏，看看小說家言的地位和顏色！普羅作家，竟有以之作革命工具的，雖無殊古人的「文以載道」，但意義不同，重要轉見！

然而時至今日，決沒有人窮日夜地捧卷嗶嘰，倚窗細讀其十萬鉅著的文學書了。於是，短篇小說，小品散文，風行一世，大可睥睨自傲。以言我國的短篇小說，小品散文，則這本虞初新志尤推濫觴？

據說虞初是西漢武帝朝中的一個小吏，黃袍緇冠，采訪天下的奇聞異事，以爲至樂。這書以虞初爲名，雖不著選者姓氏，而其用意當和齊諧夷堅兩志相差不遠，所以任誕矜奇，搜神拈異而已，誠如本書「凡例」所述。

但本書並非純爲小說的氣氛所充溢；若逕以小說之祖自之，且不如拍案，今古聊齋遠甚！只當以文學雜誌，文學的雜燴，視之，似較妥。

傳記幾佔全書十分之五以上，而或以奇情絕艷見長，或以妙語驚色見賞，似屬荒誕而爲情理所必至，似乎怪僻而不失爲『人言』，詢足傳之千古。其次則爲筆記，其中包括奇聞軼事、遊記、散文、風土志、民俗志等，就事直敘，不加己意，而讀者自能心領神會，拍案叫絕！如南遊記一篇，浩浩瀚瀚，萬有一千餘言，讀了不啻徧歷山海原，以江嶽契交，與大塊融洽，天日爲心，陽春爲顏，不復理會得有一個什麼我！其他如板橋雜記，委婉陳訴，痛快慷慨，高躍三丈！正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賢遺事，使讀者不覺情緒動蕩，涕淚滂沱，即不能奮起舞劍，擊破牢房，也必當仰天長嘯，聲淚俱哽了！更次爲詩詞歌賦及小品散文，集明末清初的亡國文人，藝台巨星之精心傑構，短詠長歌，填詞雜劇，其現身說法，來與讀者晤對，千古論交，哀快要絕！看他慷慨激昂，如崩金石，如臨戰場；看他歌哭嘯吼，如雨夜鶯啼，如瀑飛鬼血，啊！亡國後的哀音壯語，悲憤狂奔，讀者俯仰天地，極目滔滔；又當此河山破碎，哀鴻四野，瞻念家國，淒涼身世，當不僅爲之同聲一哭而已！當不止爲之同聲一哭而已！『我志未遂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石志士語氣，可於此中求之！

總之，讀竟此書，但覺無形中有些影響。其一在精神方面，恰如新脫樊籠，直凌霄漢，海闊天空，任我翱翔。而回首一顧，則又覺宇宙之何窄，其二在實際方面，讀此欣賞文藝，不覺技癢，而筆法或將一變，這在文學上

得到的好處。再則讀後處世立身，臨危應變，也有了準繩，不致徬徨，這是在事實上好處的一端。雖然，此書誠然不過是敘述些神仙英俠，搜羅些外史奇文而已，何必如是替他嚙嚙呢？世有解人，能如張心齋的「或評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在這「死水一潭」的濁世之中，也算得空谷足音，深夜電炬，我將望而致誠，相看苦笑！

世傳虞初新志，多從道光時刻本翻印，頗多舛誤——甚有並「凡例」「總跋」而刪闕的。其中七奇圖說一篇，有說無圖；又若原書每篇後有山來評按，多被刪略——簡陋可慨！茲訪得康熙時木刻本，堪稱全璧，復加整理校補，因又標點一過，不敢云勞，聊志以明本原而已。事竣，特作「小引」，敢謹爲讀者告。

民國廿三年春桐鄉潘敬元標點嚴命潘朗識於海上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禧

大鐵椎傳

魏禧

徐霞客傳

王思任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盛此公傳

周亮工

湯琵琶傳

王猷定

△小青傳

義猴傳

宋曹

卷二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汪十四傳

徐士俊

武風子傳

方亨咸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

瑤宮花史小傳
九牛壩觀紙戲記
尤侗
彭士望

卷三

馬伶傳

侯方域

顧玉川傳

曹禾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賣酒者傳

魏禧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宋連壁傳

李煥章

卷四

義虎記

王猷定

丁藥園外傳

林瑯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

陳小憐傳

杜濬

賣花老人傳.....宗元鼎

神鉞記.....徐芳

焚琴子傳.....顧彩

四氏子傳.....張明弼

卷五

柳夫人小傳.....徐芳

換心記.....徐芳

秦淮健兒傳.....李漁

山東四女祠記.....黃始

魯顛傳.....朱一是

林四娘記.....林雲銘

乞者王翁傳.....徐芳

雷州盜記.....徐芳

花隱道人傳.....逸名

卷六

張南垣傳.....吳偉業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方苞

郭老僕墓誌銘.....侯方域

五人傳.....吳肅公

簫洞虛小傳.....傅占衡

鬼孝子傳.....宋曹

黃履莊小傳.....戴榕

卷七

書戚三郎事.....周亮工

象記.....林瑯

紀周侍御事.....陸次雲

姚江神燈記.....朱一是

記盜.....楊衡選

化虎記.....徐芳

義犬記.....徐芳

奇女子傳.....徐芳

曲全節義疏.....阿畢阮

卷八

江石芸傳

吳良樞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吳孝子傳

魏禧

李一足傳

王猷定

孝賊傳

王猷定

王翠翹傳

余懷

戴文進傳

毛先舒

髯樵傳

顧彩

趙希乾傳

甘表

萬夫雄打虎傳

張愬

卷九

劍俠傳

王士禎

皇華紀聞

王士禎

毛女傳

陳鼎

寶婺生傳

陸次雲

王義士傳

陳鼎

紀陸子容事

王諱

雌雌兒傳

陳鼎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卷十

筠廊偶筆

宋肇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核舟記

魏學洵

沈孚中傳

陸次雲

愛鐵道人傳

陳鼎

北墅奇書

陸次雲

鬼母傳

清李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烈狐傳

陳鼎

卷十一

過百齡傳

秦松齡

八大山人傳

陳鼎

圓圓傳

陸次雲

嘯翁傳..... 陳鼎

客窗涉筆.....

聞見卮言..... 顧成美

樵書..... 來集之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活死人傳..... 陳鼎

義牛傳..... 陳鼎

卷十二

邵士梅傳..... 陸鳴珂

彭望祖傳..... 陳鼎

程弱文傳..... 羅坤

薛衣道人傳..... 陳鼎

劉醫記..... 陳玉璣

湖壩雜記..... 陸次雲

看花述異記..... 王暉

孝犬傳..... 陳鼎

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

桑山人傳..... 毛奇齡

李姬傳..... 侯方域

記縊鬼..... 王明德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王謙

紀老生妄認..... 吳陳琰

會仙記..... 徐階鳳

太恨生傳..... 徐瑤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

珊珊傳..... 黃永

卷十五

記同夢..... 錢宜

述怪記..... 繆彤

啞孝子傳.....王 潔

孝丐傳.....王 暉

乩仙記.....洪若臯

中泠泉記.....潘 介

髯參軍傳.....徐 瑤

李勻傳.....毛際可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周亮工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周亮工

書姜次生印章前.....周亮工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周亮工

記桃核念珠.....高士奇

核工記.....宋起鳳

張南邨先生傳.....先 著

劉酒傳.....周亮工

記古鐵條.....詹鍾玉

唐仲言傳.....周亮工

李公起傳.....周亮工

書鄭仰田事.....錢謙益

記吳六奇將軍事.....鈕 琇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毛際可

閔孝子傳.....吳 晉

人觚.....鈕 琇

事觚.....鈕 琇

物觚.....鈕 琇

名捕傳.....姚口口

南遊記.....孫嘉淦

卷十八

聖師錄.....王 言

海天行記.....鈕 琇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訥庵偶筆

汪口口

柳軒叢談

嘯虹筆記

燕觚

豫觚

鈕琇

鈕琇

秦觚

鈕琇

吳觚

鈕琇

卷二十

三農贅人廣自序

汪价

板橋雜記

余懷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冰 叔

公名塚，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牀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讎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瑤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竿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憨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成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冀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相表裏爲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

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採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擊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闕二十二字）例凡一撻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塔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盃，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撻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琛、熊開元，卽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卽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騰，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尙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願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